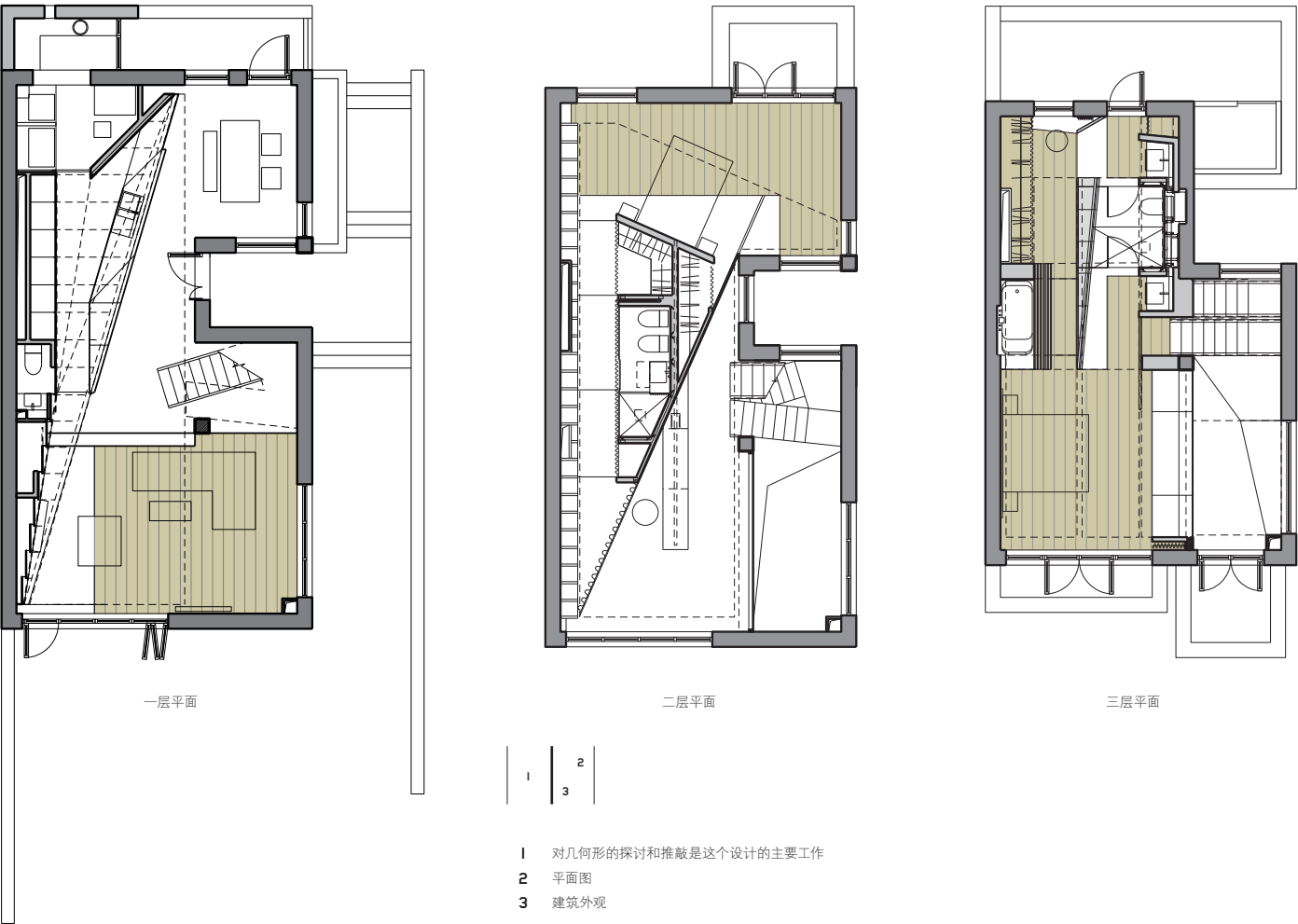


艺术家别墅

THE ARTISTS' HOUSE

撰文 潘岩
摄影 潘科

地点 北京
面积 240m²
设计机构 谱空间工作室 (SPECTRUM STUDIO)
建筑师 潘岩、李真
现场监理 李真、潘科
结构顾问 陶霖华
主承建商 王扬、徐建、徐龙
物业配合 华远首旅酒店物业管理公司
金属加工 北京东方福禄、北京东升、河北安平
其他材料 科勒洁具、Victoria Plumb (英)龙头水件
竣工时间 2012年2月



伦敦的谱空间工作室在北京完成了一个别墅室内项目，业主是一位摄影师。设计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果能够抛弃怀旧的乡愁，面对中国的真实现状，是不是可以探讨一种可能性，工业不是必须遮蔽之伤，而是生活可以受益之基础，就此能否建立一种诗意的居住空间，其视野进而又能否帮助构建新的美学呢？而这样的野心又是否能够被个人的生活空间所容纳呢？

材料的选择在这时显得至关重要，铜材作为一种温暖的金属，成为我们的首选，又因其机械加工塑形的便利和精准，成为项目中大量异形隔断的主材。本地木材水曲柳和西班牙米黄大理石因其色彩和花纹与铜材的协调性，分别成为本项目中很多与人接触的界面和卫生间防水表面的材料。正交体系的墙面分别使用白墙和水泥墙以区分原有和加建墙面。玻璃镜面则拓展和塑造了不可进入的视觉幻境。

空间布局完全打破原有隔墙的限制，重组以适应主人的生活模式。卧室、客厅、书房等传统定义的房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聚会、闲坐、用餐、办公、读书、睡眠等行为模式之间的交织和渗透，空间作为这些行为所需的私密性等级和氛围的组织器皿而存在。

空间形态最终得以呈现之前，在设计过程中是以几何形体作为媒介加以探讨的。设计的构思很大程度上由几何形的组织加以实现。因此对于几何形的探讨和推敲成为这个设计的主要的决定性工作。历经十几版的草图研讨，回首其间，几何在本项目中大致居于如下的3种关系之中：

1. 几何带来效能。作为室内设计，即便完全忽略内部隔墙，一些既定的位置关系也已被限定。这些限定应作为给设计提供原始起点的要素加以把握，或可称之为锚点。将无序、混沌的空间组织起来，并借由这寥寥几个锚点与更广阔的外部环境、与人的生活模式发生关系，帮助协调组织空间元素的就是几何学。

三楼主卧室具有狭长的空间；天井存在于房屋中部，面对楼梯口，占据室内一半宽度；北部墙面有两个位置对称的开口（窗口和通向阳台的门）。初始的构思是试图创造一个物体，它能够将空间沿纵向一分为二，形成天井下的明亮区域与另一侧的较暗区域；明亮区域适合布置诗意的浴缸和换衣空间，另一侧则适合布

置需要围护感的淋浴、厕所空间。进一步思考：楼层入口需要提供私密屏障；换衣间需要提供放大的空间；还要保证在有限空间内尽量装备能够看到全身的穿衣镜；原空间北侧的两个开口需要得到呼应，通往阳台的门更需要得到指向性的暗示。这样这个物体的位置、形态都得到了明确界定，以使其产生上述的空间效能。这样，一个上下边偏转几何形体被构思出来，它以天窗侧边为其上边缘，下边缘则在垂直落下后偏移指向阳台门口。以三角形覆盖其上下边缘，空间中的四个点构成了形成三角平面的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形成的两组三角形之间围合一个空间，而这给吊装的结构骨架提供了必要的间隙。

与材料特性和人体感知特征结合，几何学也具有一种效能，使空间感知发生变化，这一点在以镜面形式处理时尤为显著。在一层客厅的设计中，原空间由凹进的入口分隔成两部分。饭厅一侧的厨房区域需要界定，但又要保持厨房区域与餐厅的通达。一个从顶棚垂下的梯形体量可以完美地达成这些需求，客厅的一面向下低垂，饭厅的一端则提升到落地窗的上边缘。其后形成三角形的厨卫空间。以玻璃镜面作为表面材料，斜置于空间的镜面形成以其为轴线的与真实世界对称的虚拟空间。借助这个虚拟空间，被分割的客厅与餐厅之间得以相互感知，并且消解了其后续围合的大面积的功能服务性厨卫、仓储空间的体量，

配合铜板顶棚，给正交体系稳定的空间体验带来犀利、流动的线条。

2. 几何学用来建立联系。设计需要在造成效能的空间元素之间形成一种确定性，即逻辑性的联系。几何本身的逻辑通常作为对这种建筑逻辑性的视觉体现。这样空间元素间的关系就转换为几何形之间的关系。这种联系在本设计中具有一个技术背景，那就是工业材料的出厂尺寸及工业加工的便利性。它隐现在几何逻辑的编织之中。

这种几何关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尺寸的配套和整合之中。如在二楼的铜板墙，铜板尺寸的投影确定了写字台的尺寸，那么在确定铜板模数时，写字台的尺度就是重要参照。再比如房间大量使用铜板网吊顶，铜板网板块之间的缝隙是不可避免的视觉要素。作为垂直要素的铜板和镜面受工业制成品的影响也需按一定模数分成板块拼合组成。斜置的隔墙，悬挂屏风等垂直向的要素在正交体系上两个方向上的投影，决定了吊顶板单元的长宽，在垂直面和水平面之间形成统一一体的效果。这样的处理也存在于建立形与形的联系时，侧厅的工作台和从天窗边缘伸下的

隔断实为一个在工作台高度转折的梯形形体，最大的简化，统一了各个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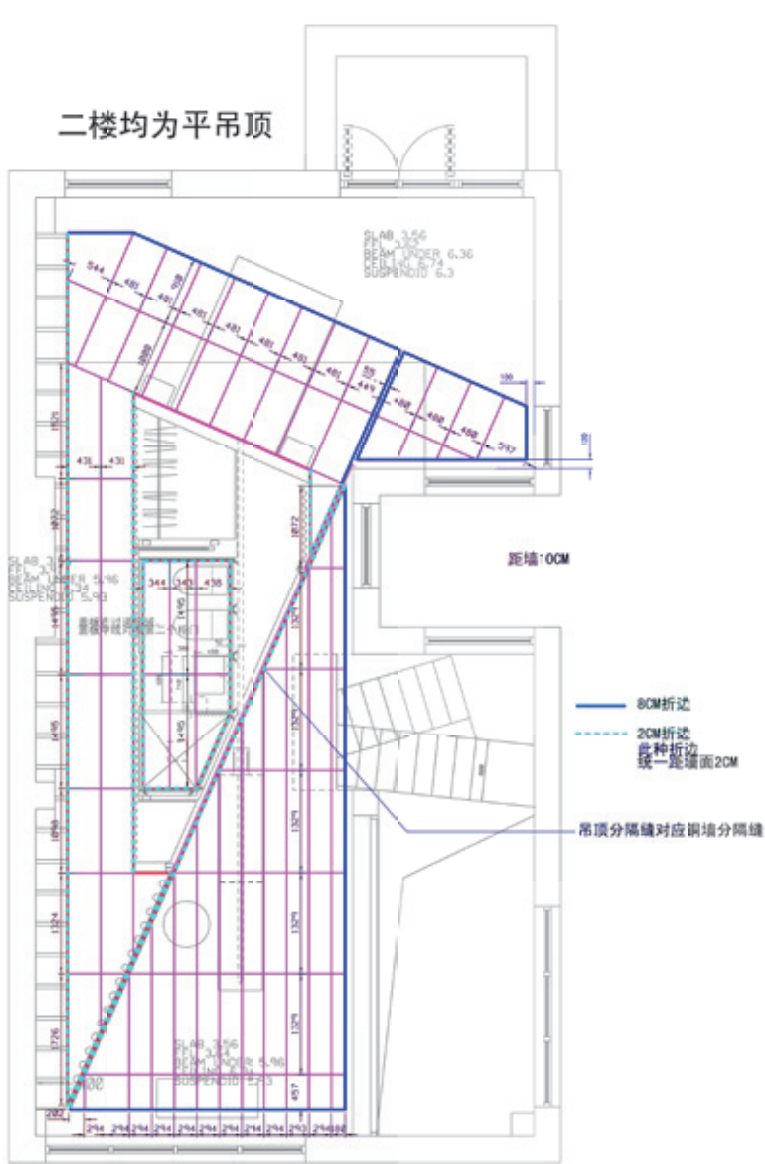
3. 超出物质营造的需求以外，空间中总有一些特质含有某种可供反复琢磨玩味之处。几何学中的一些概念衍生出了我们对于这些概念所附加的常规体验。比如“对称”这一概念通常使人联想到稳定和静止。如果能够在空间的实际营造之中挑战这样的决然明晰的概念，创造一种模糊性，比如在对称与非对称之间游移转换，是否会带来思维的乐趣？

在二楼书房背景墙设计中，除了上述的将墙面板与桌面统一在一个模数系统中的操作以外，更游走于对称与非对称之中，创造了一种几何学的思维游戏。此墙面以倾斜的姿态面对连接一楼的楼梯，并屏蔽其后的私密的卧室空间。这个墙面以两块铜板为一个单元，共有4个单元，桌面从第二个单元中伸出，每单元在正交体系里的投影对应于桌面宽度。前三个单元正是以它为轴的对称布局的一组铜板，而第四个单元则是可推拉的滑动门，滑动门关闭时在视觉上完全成为墙面的一部分，这样随着它的启闭，这一组墙面持续在对称和不对称之间游移。对称所代表的稳定、静止被彻底打破了，

而非对称也失去了流质、动感的标签，反而具有均衡、确定的特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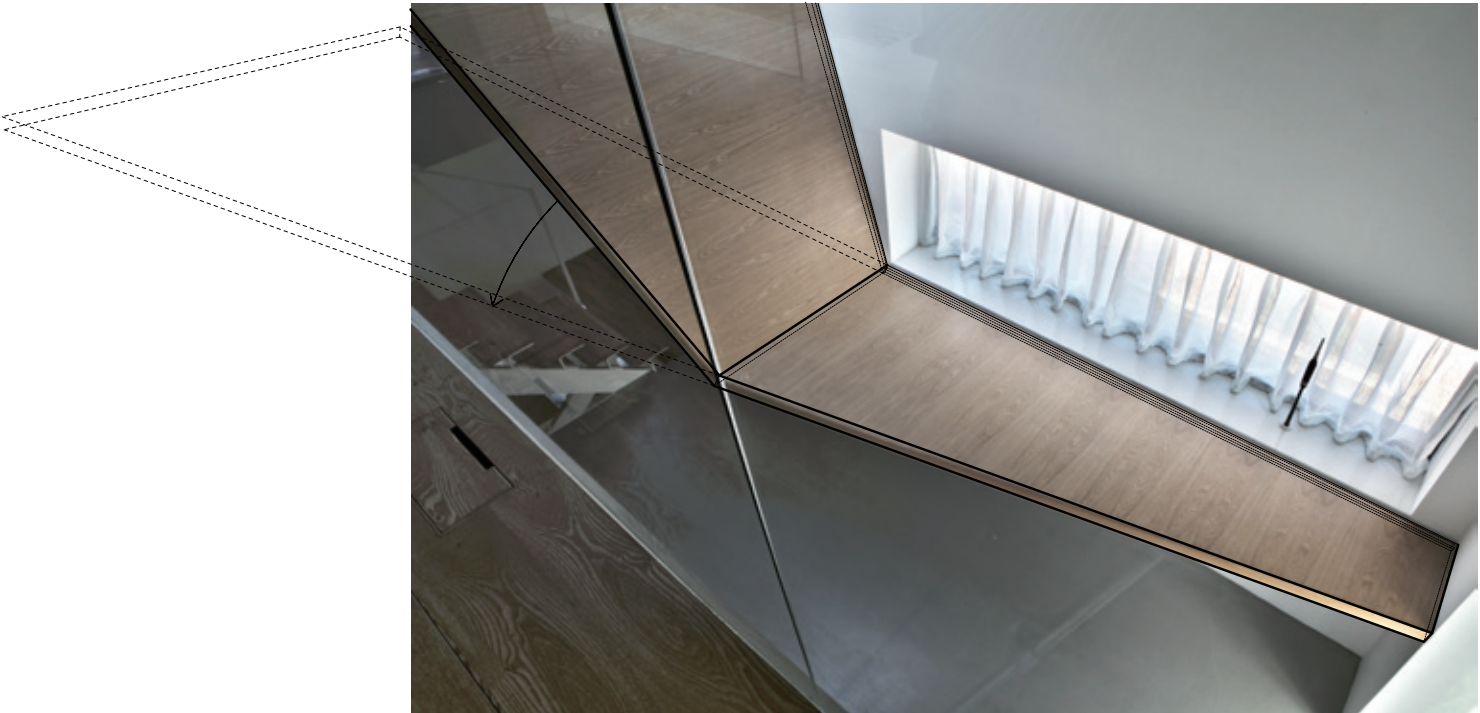
根据对空间的分析和对生活方式的设想，寻找可以达成功能并提供视觉愉悦的几何形，是这个项目的一般方法。它一定程度上严守了学院派的图纸到建筑的设计流程，也就默认了几何形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但这是唯一的方式吗？不以几何作为设计中介的路径如何存在呢？（如果我们关注诸如 Ensemble Studio 的 Trufa，则可以肯定这种方式的存在）这个默认的打破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疆界？现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如果我们回到“为什么几何会背负今日的作用”，或许可以清晰地看到，几何具有可以脱离现场进行演练的极大便利性和经济性，又具有对现实感知模拟的巨大仿真能力。那么不以几何为中介的设计理所当然地应该具有更强烈的过程性和现场性。

所以这是一个回到几何的设计，规则严整、逻辑分明、操作严谨。它是一个这个方向上的总结，也更应该是一个新出发点，以近乎执着的强烈的意愿蕴含着对这种几何操作的反思，昭示着超越几何，从这里出发，开始探讨新的建筑学的未卜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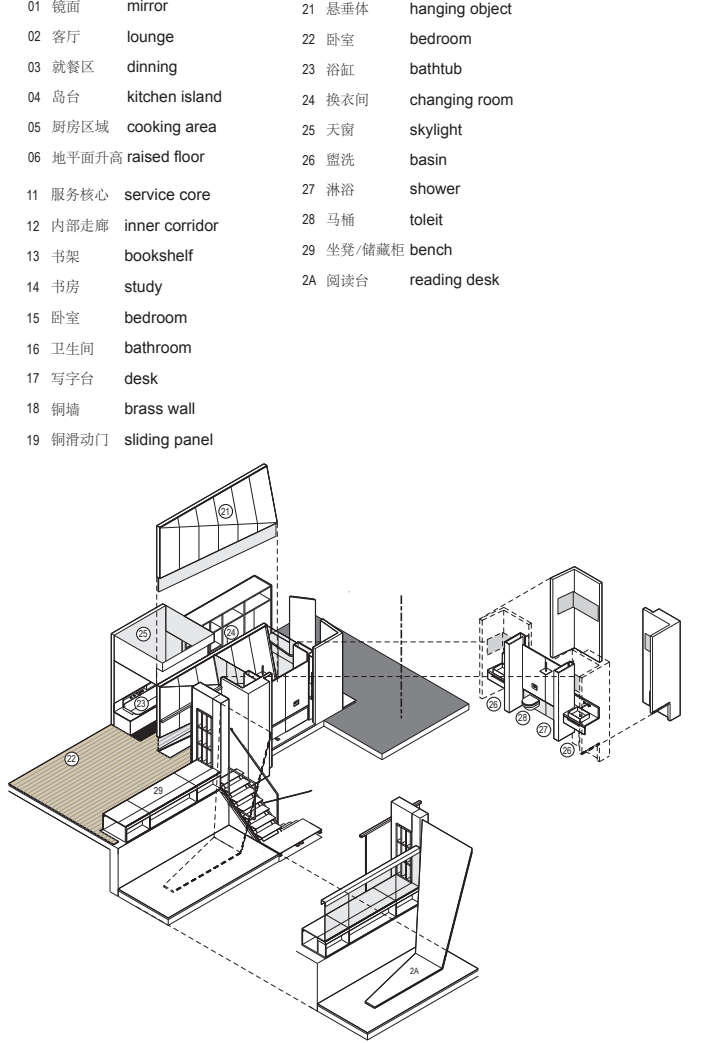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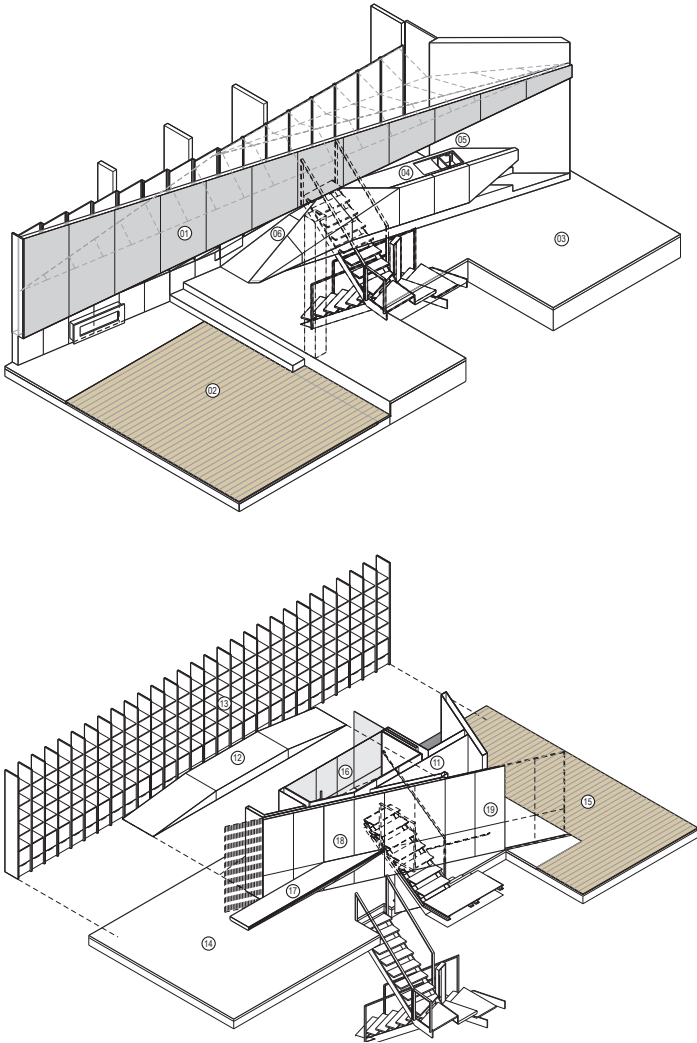
		2	5
	3	4	
1		6	

- 1-2 斜置于空间的镜面形成以其为轴线的与真实世界对称的虚拟空间，被分割的不同空间得以相互感知
- 3-4 本项目以几何形体作为设计媒介，Ensamble Studio 的 Trufa 却肯定了不以几何作为中介的路径的存在，这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疆界
- 5 二楼吊顶边界及高度图。斜置的隔墙，悬挂屏风等垂直向的要素在正交体系上两个方向上的投影，决定了吊顶板单元的长宽，垂直面和水平面之间形成统一一体的效果
- 6 侧厅的工作台和从天窗边缘伸下的隔断实为一个在工作台高度转折的梯形形体，最大的简化，统一了各个构件





- | | | |
|---|-----|---|
| 1 | 2-5 | 6 |
| 1 | 2-5 | 6 |
| 1 | 2-5 | 6 |
| 1 | 2-5 | 6 |
| 1 | 2-5 | 6 |
| 1 | 2-5 | 6 |
- 1 二层卧室及走道
2-5 二层书房将墙面板与桌面统一在一个模数系统，更游走于对称与非对称之中，创造了一种几何学的思维游戏
6 轴测图





1	3
2	4 5

I-5 一个上下边偏转的几何形体，将空间沿纵向一分为二，形成天井下的明亮区域与另一侧的较暗区域。

